

敬

由

編

敬由編卷之九

明淝上寶子傳纂

宋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管道人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徙知南昌南

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有天矣富家大
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
以污穢善政爲耻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
決民亦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諧臨之甚威已
乃大悟執敦頤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
茂叔也熙寧初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
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
視徐按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
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管道所居濂溪名之黃庭堅
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

而銳於求志薄於徵應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
燕及乳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
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
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
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嘉定十
三年賜謚曰元公

范純禮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以靜待
之辯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奉之如神
名曰范公庵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
禮曰草濕則生火此何足恠但使密償之庫吏盜

絲罪至死純禮曰以焚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
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知開封府前尹
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
文之後更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一切以寬處之
享澤村民入戲場觀優歸途值匠者作桶取而戴
於首曰何如劉先主遂爲匠擒以謀逆告有旨鞠
問對曰村野愚民不識忌諱若以叛逆蔽罪恐辜
好生之德以不應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
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
范純仁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

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軍出于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論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佛寺候食闕時吾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才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爲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

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耶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耶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卽釋去期歲盜減及知河中諸路時錄事叅軍宋儋卒暴死純仁使子弟禮喪小殮口鼻血出疑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慮事洩會寘毒鼈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曰其初也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鼈詭曰鼈肉者欲爲變獄張本也寘

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人謂宋不遇公則含冤
無伸矣蔡確貶新州純仁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
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
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且以
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退
而上疏其略云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
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純仁性夷易寬簡不
以聲色加人自布衣至宰相不少易也每謂吾平
生所學得之忠恕弟純粹在關峽純仁慮其於西
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馳明珠與

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夷較勝負
非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
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
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

呂公綽糾察在京刑獄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
實慶始謀而衆不從反誣衆以自脫且邀賞焉公
綽言京師衛兵百萬不痛懲之則衆心搖遂斬慶
以徇迨爲侍讀學士侍經筵時久不雨帝顧問何
以致雨曰獄久不決卽有冤者故多旱帝親慮囚
已而大雨知開封府有營軍出外盜夜人舍斷其

婦腕而去都人喧駭公問曰此婦素謹乎曰不聞有他曰此必爲夫之仇不然豈宜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狀伏誅

呂公弼知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管卒犯法當杖不受曰寧以劒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劒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曰蔡襄主計訴訟不時決故多畱事卿繼其後將何以處之公弼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之妄耳帝以爲長者

呂公孺爲開封府推官民鬻薪爲盜所奪逐之遭傷

尹包拯命筈盜公孺曰盜而傷主法不止筈執不從拯善其守及使三司而公孺爲判官事皆咨決之知開封府爲政明恕幕人遷黼坐誤毀其角法當徙公孺請罪數十人皆以杖免原廟亡珠繫治典吏久公孺曰主者番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歲時諱日宮嬪狎至奈何顓指吏卒乎請之得釋拯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與其錢爲獄囚償官遂使

數百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輸官囹圄遂空

張洞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老悖強弟柳使杖其婦旣杖相持而泣甲益怒逼令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欲從之洞曰律以敎令者爲首夫爲從又非其意不能逆兄而被法於情可矜衆不聽洞卽稱疾讞於朝果如洞言頃遷度支員外郎詔訊祈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大不道獄具英宗以爲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在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坑不

幸數人置諸法可矣英宗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
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
支蕃衍無親疎一切厚廩之婢妾聲伎無多寡之
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貸則亂公共之法刑則傷骨
肉之愛宜因秩品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
緣是怨詆上亦起藩邸 察之不罪也

何中立以祠部員外郎權開封府事有盜慈孝寺章
獻皇太后神御服噐者既就繫李絢以屬吏考掠
不得其情輒去中立至人復執以來中立曰此真
盜也竟伏罪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卒有告大

校受贓者中立鞭卒竄之一無所問或以爲貸姦
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

王獵以范仲淹遺逸之薦得出身爲永興藍田主簿
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責以爲教之不
至屏出之府帥意其私捕生下獄獵曰此特年少
不率教爾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適貽士類之辱
帥悟而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卽釋生而待獵加敬
胡宗愈同知諫院脩皇城卒盜內器物宗愈言唐長
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閣門校尉論當死今禁
卒爲盜而入內都知不能覺察請正其罪殿帥直

盧在長慶門內久而自置隸圉宗愈曰嚴禁旅隸所以杜姦宄也奈何令私人得爲之萬一凶黠者竄名其間將不可悔請易汰老弱卒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訴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大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爲汝主之不然亦爲他人所欺矣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以全恩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嘗有開字元翰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理學通左

氏春秋用宗道蔭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闕治其罪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衷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邪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

馮京爲郡守諸縣公事至卽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王安禮知開封府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具按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

輔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而見之
歎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以
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
愧矣特升一階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
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千萬計衆洵懼
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
聞遷人塚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邏者連得匿
名書告人不軌所抄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
安禮驗所指皆略同其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
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之若薛豈有素不快者耶

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執視其意似見銜卽命捕
訊果其所爲也卽梟首于市不逮一人又有匿名
書誣告一富家逆謀者有旨根治安禮搜驗富家
無跡因詢以有怨乎荅數日前有鬻狀人馬生嘗
有所貸弗與頗積怨言乃密以他事綰馬生至對
款卽取謗書字校之略無少異因而訊鞫其事果
馬生所作京師謂爲神明宗室令駢以數千萬錢
買妾久而斥歸之訴府督元直安禮視妾旣久敗
其面矣卽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以姿首也
今炙敗之則不復可鬻此與炮烙之刑何異請勿

理其直而加厚譴以爲戒詔從之

陳襄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爲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束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爲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鄧亢知開封府亢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

閱之人或以爲勞亢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初
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閭惡年少與吏之廢停者一
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闕訟爲衰

劉奉世敞之子也嘗云家世事君唯知內省粹白不
愧士大夫公論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
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其在大理治相
州獄詳斷官竇葉以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從
事毋庸白後蔡京以是文致奉世謫以爲辭

陳薦爲華陽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尸
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文致殺二人以追薦失

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賁者邪已而獲盜

程純公顥世居中山博野後爲河南人太中大夫珣之子生而神明體道成德裕如也舉進士調主鄆縣簿令以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拆疑獄如神令大驚禮異之有稅官貪怙膂力自詭能殺人先生至與共事輒宣言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先生莞然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食君祿爲吏何渠忍爲盜誠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然卒私償所盜而去

民有借兄之宅居者發地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顯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使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顯捕而脯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晝夜畢聚觀誦共以爲神嚴事之先生至召寺僧語之曰吾聞石佛首歲現光也有諸對曰然曰卽復見必以告我有職司不

得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調上元簿
邑煩衝苦訟劇會攝篆不閱月而清移澤州晉城
令富人張氏父客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
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
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
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
是時纔三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座右書視民如
傷四字云某日常有愧此四字居無何民服教令
有訟不持牒獨造庭下陳所以先生諭解之兩造
立散民有以事造庭者諄諄語以入事父兄出事

長上之道民胥興焉暴桀子弟以不遵教令爲深耻邑編戶萬家終三年無盜竊若闔閭者罪入極典纔一人秩滿代者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必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問何自知之先生曰吾固疑是人惡少之弗革者耳去之日民哭聲振野以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爲本求賢育材爲先事當辦於早而戒於漸會王安石方信用事怒言者盛氣有之先生從容進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聽之安

石爲愧屈先生稍得間乃爲言管仲霸者之佐耳
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務順人心叅政以道德佐
人主奈何欲爲不順人心之事凡爲此者欲廣上
德意助成公光美耳安石拱手曰此則感賢誠意
而是日張御史戢於中書大忤安石意於是言者
俱得罪而先生獨除西京提刑辭不受改僉書鎮
寧軍節度判官時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
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
又慮其慢已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覓庫細務無
不盡心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蓋前後

以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
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治二股河先生以法
拒之昉請於朝命予八百人天方大寒昉肆其虐
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
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
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
約歸沐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
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
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
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

言會曹村決時先生方外出去州百里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卒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編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

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治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耶郊祀需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養親得罷歸會修三經義神宗首稱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已又御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縣素多盜先生在官無疆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

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傭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然良民憚督責先輸有逋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旣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司農不與力請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

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
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所至凌慢
縣官諸邑競供帳以奉之主吏來請先生曰吾邑
貧安能效它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
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
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有犯小盜者先生謂
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
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承約不復爲盜
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已而制改除奉議郎朝
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

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異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

司農丐畱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元祐初薦爲宗正寺丞卒未行其志也先生雖小官天下咸以其進退卜世之隆汙云

蘇頌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皆無藝高下出吏手頌因訊他事互問鄰民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不自占頌警之曰汝某丁某產何在由是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凡民有忿爭頌喻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

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
或半途思其言而止知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
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
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爲枉法情有輕重希輔知台
受賕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檄巡檢
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宣不
差官比校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間矣
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
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
人無可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

遂爲定法後徙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檢之未愈譙簿鄧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爲一婦所紿但諭醫如法檢自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致有悔旣而婦死元孚慙曰我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

王存爲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按之州吏受賕豪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爲罷久之歷官至中大夫尚書左右丞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

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存性寬厚至其所守介然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鮮于侁調黠令攝治婺源姦民汪氏富而橫里中因事抵法羣吏羅拜曰汪族敗前令不少今不舍後當貽患侁怒立柱之惡類屏跡通判綿州綿處蜀左吏徂貪成風至課卒伍供薪炭芻豆鬻果蔬以取贏侁一切弗取郡守以下效之趙抃使蜀薦於朝未及用徙侁郾郡簽書永興軍判官萬年令不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數日空其獄

李大臨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爲雙
雉鬪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爲盜械送於府大臨
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蓋事固有異疑當從輕斯
審慎之術矣

蘇軾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
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
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欲劾而止未幾朝廷罷之
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二班使臣頗悍卒來捕卒凶
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畏罪驚
潰將爲亂民奔訴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

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知潁州郡有宿賊
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
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
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
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廼
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
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
階爲直方賞不從

常安民知長洲縣以主信爲治人不忍欺縣故多盜
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它盜者

除去由是不嚴而盜息矣追科不下吏令民自輸然莫有後它邑者民頌其政有古良吏之風

王靖少卿提點河東刑獄時潞州長子賊殺人不獲縣械十數掠治無狀皆釋去靖視其牘曰此真賊也敎吏訊囚曲折果服罪

張保雍刑部爲湖北轉運使時漢陽平民販茶知軍駱與京誣其捍巡檢二十人法當死百餘人從坐保雍親往慮之首得不死貰不從者鄂州置場市炭往時吏先印入抄文爲足實畱民家俟漕發取載而行罪不在下也州將挾情使稅官按劾坐獄

當死者十八人保雍自荆南單船六日夜入鄂直其冤咎守吏數人而已

曾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息盜爲本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器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寘之重法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以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蒸寬假攜貳之使不能

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

朱壽昌字康叔楊州天長人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
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
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
與汝錢十萬許汝女爲婦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
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撻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
爲婢指錢爲顧直又不壻汝子將奈何囚悟泣涕
覆面曰囚幾誤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
爲神蜀人至今傳之

蕭貫爲京東轉運使時提舉捉賊劉舜卿者號劉鐵

彈以善捕盜名之者也恃功爲不法前使畏其凶悍莫敢治貫至發之廢爲民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叅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給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于官齊斷髮誓出杜氏久之又納娼陳氏挈周所生子之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摔置廡下出僞券曰若傭婢也敢爾邪乃殺其所生子周訴于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使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爲治之更赦猶編管齊家州貫臨事敢爲不苟

合於時

待制孫甫爲華州推官州倉粟惡吏當追陪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甫甫乃令取斗米舂之可棄者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遂弛繫所陪錢纔數十萬而已紘因薦甫遷職及以右司諫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然退未嘗不稱其賢

嵇穎字公實應天宋城人父適嘗爲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

父死假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
明年穎生天聖中進士及第授蔡州團練判官累
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爲學士

元絳以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民有號王豹子者豪占
人田略男女爲僕妾有欲告者則殺之滅口絳捕
寘於法甲與乙被酒相歐擊甲歸卧夜斷足妻稱
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勅其妻曰歸治
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近
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廡下詰妻姦狀卽吐實
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

襦無血污是以知之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材知永
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貲
立券折其田整母不知訟于縣取券視之則母手
印在焉久不得直絳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
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牘尾印而撰僞券續之耳聿
駭謝卽歸整田知通州海門縣淮民多盜販鹽制
置使建言滿二十斤者皆坐徒絳曰海濱之人恃
鹽以爲命非羣販比也笞而縱之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爲大理少
卿舒亶以官燭引至第執政欲坐以自盜吉甫謂

不可執政怒移獄他所吉甫亦就辨賣乃用飲食
論罪不以燭也南郊起慢城役卒急於畢事董役
者責之曰此殆類白露屋耳卒訴之吏當非所宜
言論死吉甫謂非咒詛不應死遂求對神宗怒曰
得非爲白露屋事來耶吉甫從容敷陳不少懼帝
爲霽怒其人得釋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延館之
者走馬使上聞詔鞫之吉甫議當笞宰相章惇不
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加增成罪卒從笞其持論
寬平大抵類此

同經爲濰州防禦使知陳州歲中閱囚活重辟三人

西華令掠人至死誣以疾吏畏莫敢言經得其情
卒窮治如法歲大雪輒弛公私餽鈔以寬民有司
持不可經曰上使我守陳民窮蓋我責我自爲此
不爾累也方鎮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
入其餘經獨斥歸有司唯以供享勞賓客軍師之
用知河陽會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用無餘乃
先以圭田租入賑救之富人爭出粟多所濟活焉
經女初選潁王妃帝卽位妃爲皇后

蹇周輔爲御史臺推直官善於訊鞠鉤索微隱皆用
智得情嘗有詔獄事連掖庭掌寶侍史宅司累月

不能決乃命周輔度不可追隸奏請以要辭示主者詰服之時以爲知體及治李逢獄竟臺臣雜治無異辭神宗嘉其能

楊繪知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蹤踪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訊具伏府中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

李清臣知真定府有王宗正者致憾於故帥使其妻詣使者告前後饋餉過制囚繫數百人清臣至立奏解其獄而竄宗正帝親政拜中書侍郎劄復駁之不聽

安燾知審刑院決剖滯訟五百餘案因言每獄上省輕重有疑則必至駁勢旣不敵因是法官顧避稽停請自今以疑獄讞者皆得輕論從之

陳繹判刑部訟有情法相忤者讞之或言刑曹唯知正是否不當有所輕重繹曰持法者貴審允心知失刑惡得坐視由是多所平反詔知通進銀臺司帝語輔臣曰繹論事不避權貴命權開封府時獄有小疑輒從中覆至繹特聽便宜處決

商瑤進士少博學爲文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獵梟絞且

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一夕有叟密
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操利兵而伏期今日
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
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
人曰我爲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
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勸說之不盡臨以
法民始鬪怒中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
猾吏旁瞪視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
令乎富鄭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
君爲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公心噐之

任宗誼天性明吏事在官務核實不以自營所臨可紀鄴有民椎埋剽劫敗則行錢詆調數得脫前令不能制公因事殺之以徇有盜羣行入境微得其處會尉不在公部分方略以授主簿曰往取賊受賞以君有母故爲公得主簿感激如公教盡獲之遂先公改京秩沂某氏子坐小法當受笞公審其可赦爭於州將以贖論是歲遂登鄉舉真州倉室屋七百區費大莫敢任葺事歲霖雨壞米至萬計吏夜徙棄水中以滅跡公大撤而新之計司客費公曰倉雖在真本漕六路聚米以供京師則費宜

均之衆是公議上之朝遂著爲令在濱攝滄之樂
陵令在鄆攝須城令治行如在鄴凡民訴久不竟
若冤不能自直者撻其要害躬爲鐫諭無不厭服
廷無畱事獄戶可羅雀豪惡吏屏氣竟歲無敢犯
或云爲政必鋤猾吏奈何并容公笑曰懦令倚吏
以辨又憚其縱則去之且去一猾吏得一猾吏是
使藉以蠹民也今予奪在我吏供筆札奉案牘而
已何謂云云前後所辟薦公皆名士偉人

口大防權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廷下驗治
得情命抱具獄卽其所杖之僧豪徒也他挾姦者

一時遁去

許將知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爲盜者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二圖皆空父老嘆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將雖弗禁其俗自息

孫覺知徐州徐盜多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彊以挺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爲例

馬默知須城縣縣爲鄆治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府
取而杖之闔府皆驚鄆守心不善也默亦不爲屈
以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敢言尋出知登州沙
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益數則投諸海
若至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
恩旣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卽時死鄉里也汝
胡不以乏糧告而盡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自
縊死默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濫數而年
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
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未

幾默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
世間所畫符使左右挾一男一女至前大呼曰我
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
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遂二童乘雲
而去後生男女二人默官至河北都轉運使年八
十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唐充之中元祐進士第調乾寧軍司法叅軍界河驛
有殺略人者守將械送獄俾鞫之疑以白守守不
信方趣決而盜獲霸州後釋無罪四人迨爲常州
錄事叅軍部使者聞充之在乾寧有審克之譽部

有疑訟多屬焉充之所辨正合人情者非止一事
王巖叟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
治一事多爲異同或累日不竟吏疲於咨稟巖叟
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署爲令都城羣偷所聚
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勝究
巖叟令掩捕撒毀隨輕重決之根株一空供備庫
使曹續以產貿萬緡市僧逾年負其半續盡力不
可取一日啓戶則所負皆在焉驚扣其故僧曰王
公今日知府矣初曹氏之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
其主就逮之曹氏者慈聖后之族也巖叟言部曲

相訟不當論其主今不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
慈聖仙遊未遠一旦因廝役之過使其子孫對吏
殆聖情有所不忍詔竄絢而絕其獄初知定州安
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爲訟巖叟捕撻於市
衆皆竦然定守呂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

彭汝礪權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殺
之汝礪持不下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言制書有不
便許奏論法也守法者先長吏屬又何罪遂自劾
請去章四上詔免屬罰

沈畸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

騎絕道突過駒卒追問不爲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內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興蘇州錢獄欲陷章絰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鞠之株逮至千百強使承盜鑄麗者甚衆京猶以爲緩帝獨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代京將啖以顯仕白爲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蘇卽日決釋無佐證者七百八人嘆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別選張燬鍊絰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旣得罪歸鄉以免張再遷

亦不顯後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
矣二子皆東吳賢者不幸而當此大抵張畏人而
不畏天吁可戒矣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發運使呂
溫卿惠卿弟也以不法聞近受詔鞠治哲宗諭之
曰此出朕命毋憚惠卿對曰法之所在雖陛下不
能使臣輕重何惠卿哉鞠論如法累官大理少卿
知瀛州會邊人呂戢兒入瓦橋爲盜吏執之遼人
因略宋民爲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彼一偷之
得失不足爲輕重釋之便滄民漁於海遼卒利其

饒而私舉網取魚守兵之鬪斬級三十二州將請
賞之或言所殺乃平人也宜論如律議弗決近言
邊人貪利喜功賞之則易起釁且已挾兵涉吾地
固盜也如罪以擅殺他日將誰使禦敵乎不如置
賞刑而不問詔從之

董敦逸爲侍御史瑤華秘獄成詔詣掖庭錄問敦逸
察知寃狀握筆弗忍書郝隨從旁脅之乃不敢異
獄旣上於心終不安幾兩旬竟上疏其略云瑤華
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陰翳是
天不欲廢也人爲流涕是人不欲廢也臣嘗閱錄

其獄恐得罪天下哲宗怒欲重貶章惇曾布以爲不可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故使臺端錄問冀以取信中外今謫敦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君子於是謂敦逸始不能持正後悔而諫何以及焉亦猶愈於終迷者遂錄之

范祖述監潁州酒稅攝獄掾閱具獄活兩死囚蓋受決於成案寃之所不及伸也州人以爲神

陳樞字慎之湖州長興人舉進士尉番陽令得盜五人使爲功謝不受令宜黃名稱燁然令旌德時繁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監司徒屬樞乃

驗治僮客盡得其隱殺人者論死人以爲平樞爲吏直易敦朴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不可蠲者然後與民爲期會所罷縣民絕橋閉戶共畱之以間乃得去曾鞏曰古有良吏其尚似乎

范百祿字子功成都華陽人鎮兄錯之子也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時熊本治瀘蠻事有夷酋力屈請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爲功百祿諭之不聽往謂本曰殺降不祥活千人者封子孫奈何容驕將橫境內乎本矍然卽檄止之召知諫院屬歲旱請講求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

死之民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
囹圄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
仁非尹功也不許

吳師禮爲開封府推官蔡王以宮吏有不順語下之
府師禮主治獄成不使一詞及王吏雖有死者亦
不被以指斥罪擢右司諫

吳表臣擢通州司理盛章者朱勔黨也嘗市婢有武
臣疆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鞠之郡將曰知
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也者卒直其事

張奎爲秀州推官監衢州有徐生者毆人至死繫婺

州獄再問輒言寃轉運使命奎復治奎視囚籍印
窾僞訊之乃獄吏竄易以陷之者也徐生得釋抵
吏罪衆驚服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
理叅軍真陽縣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
圭張運等數十人率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
五拒抗達擊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劫
告於縣縣令吳邈欲要功盡取圭達以下十二人
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
人幾無生旣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一

問得其情又獲盜牛之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乃無罪

吳擇仁知大鹿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盜非故也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椎埋故犯我一切誅之母得貸羣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稹奴犯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譖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鞠喬年伉吏也疾驅至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撓隱剔伏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

陸佃知江寧府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以脫已罪一囚父訴冤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也佃爲閱實三人皆得生

蕭服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知高安縣尉獲凶盜獄具矣服審其辭疑之且視其刀室不與刃合頃之而殺人者得囚蓋平民也尋擢監察御史借沈疇鞫獄蘇州執法不阿羈管處州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叅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爲田主所傷時牧法至密郡守韓宗哲欲坐重辟公弼當此人無罪宗

哲曰人傷官馬奈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絕檻害人可無殺乎今但當懲圉者民不可罪宗哲怒以屬吏旣而使者來慮囚如公弼議獲賞民甲與乙鬪傷指病小愈復與丙鬪病指流血死郡吏具獄兩人以他物傷人當死公弼以爲疑駁而鞠之乃甲捽丙髮指脫痕中風死非由擊傷也兩人皆得免章惇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者阿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調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

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
備與寓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以官錢賂其下故
詭爲此說耳遂正其辜知楊州郡不逞爲俠於閭
里自號亡命社公弼取其魁傑痛治社遂破散江
賊巢穴菰蘆中白晝出剽吏畏不敢問公弼嚴賞
罰督捕盡除之

何執中調亳州判官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寢多執中
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
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
字卽叩頭引伏知楊州有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

館人以告執中曰此當不遠或利其貨殺之耳指蹤物色得屍溝中果城民張所爲也

侯蒙知柏鄉縣民訟皆決於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黃湜聞其名將推轂之召詣行臺白事以越境不往湜怒他日行縣欲致其罪旣無可指始以賓禮見曰君真能吏乎尋擢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於羌徽宗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勅蒙往治之蒙行至秦州諸將囚服聽命蒙曰君輩國之重將無庸辱獄吏手第以實對幸上見原耳案未具拜蒙御史中丞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

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問

唐恪爲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者吏執其隣人令以爲信恪爭之令曰恐將爲君累恪曰吾爲尉而盜不能捕更令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尸遂獲盜知榆次縣豪子雄於鄉萃逋庇姦不輸公賦前後莫敢詰恪以理善曉之悟而自悔折節爲長者最聞擢提舉河東判官

上安中爲御史中丞開封縣平夜跡盜盜脫去民有

遇者卒縛以爲盜訟諸府不白安中廉知之按得
寃狀爲開釋抵卒以罪

孫立節崇寧間爲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
宣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鞠吏士有罪者
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欲盡斬之立節
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立節曰獄當論情吏當從
法逗畱不進諸將罪也旣伏其辜其餘可盡戮乎
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預焉謝
卽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如立節
十二人皆得不死其後立節遷官進秩子二人皆

有上系
卷二
舉進士遂至大貴初立節未拜官時嘗夢神人語之曰桂州事待公來明辨曲直立節甚訝之至是果符所夢

范如圭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如圭白其誤帥爲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梁縣民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其傷以糟及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迹有一老父求見曰驗傷云不見迹此易辨也以新赤油

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迹必見處厚如其言傷
迹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往往用此法

敬由編卷之九

終